経國雄略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四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潭陽 丁鍾祥吉有 參閱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影藏印

河防攷

川澤

愚嘗讀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谷水日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者因其利而疏之可也是爲川澤云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老子

水者天地之包慕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繇生也元命苞

地太柔之氣爲水水爲雨雨化物之走皇極經世

水自河出爲灘濟爲瀆汶爲濼雒爲波漢爲潛淮爲

渚江爲沱過爲洵頼爲沙汝爲濆水決之澤爲汧決

復入於汜似大波爲溜直波爲涇江有沱河有灘汝

有濆漻水涯水草交爲湄濫泉正出沃泉懸出沸泉

反出逆流而上曰洑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水本曰源

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濫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

濆泉側出曰洗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

曰瀵泉水注川曰谿注溪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瀆

注瀆曰瀆爾雅

稻人以淮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澮瀉水周禮

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酒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
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
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
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産
於金谷集於諸生故曰水神

漢江　汝水附

按尚書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嘗鎌曰漢水有兩源此
東源也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泉曰沔逕葭
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而西源在今三泉縣之
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
是也水源發於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
浪之水酈道元曰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
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禹貢

汝水出魯陽邑之大孟山。黃栢谷。其水東北流。逕大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植筠栢交蔭。水經注

汝水出河南汝寧。縣上蔡。西平汝陽入淮。廣輿記

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漾滲也。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矣。書經註疏

淮泗

許慎曰。汶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於河者。以濉至於泗也。又曰泗受沛水。更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沛。肰則泗之上源。自沛可以通河也。說文

淮水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楊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禹貢註

淮水出南陽桐栢。其源初則湧出。復潛流三十里。肰

後長鷲東北。經大復。從陽義郡北。東過江平春邑。又東過新息邑。至厚鹿南。與汝水合。又東南廬江安豐邑。與漢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東與潁水合。壽春北與肥水合。又東至當塗。北與渦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而入海也。山海經

淮水出胎簪山。至桐柏之間始大。禹自桐柏導之。繇是而東會於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於海。而淮水於是乎終矣。

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於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於淮。淮源發於豫。會泗沂於徐。入海於揚。禹貢疏

濟河

濟河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之間始相去不遠云

兗州之域東南爲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禹貢注疏

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爲屯

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於博川。屯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於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於海。

而下流遂與漯河爲一。王炎疏註

濟水出於冀州泰嶽諸山。至王屋山而始大。在沇地初名沇水。自沇入河。至於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漯者即濟水泛溢。淪漯無涯。因名曰漯。非漯自漯也。二水至東北。與汶流而入海。圖攷

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釋名

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禹自其見處導之。自沇而下則伏矣。濟水發源爲沇。屬冀。及其東流爲濟。濟乃沇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西南入于河。又伏于地矣。濟水勁疾。故能出入地中。既入於河。復潛行。絕河入何辨之濟清而河濁也。既入於河。則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南。溢爲滎。屬豫州。辨之則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於地。乃復東出于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于菏澤。既至於此。則常見而不復伏。繇是東北會于汶。汶水出萊

蕪縣西南又自東北而入于海而濟水于是乎終矣禹貢

濟雖細而在四瀆之爲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水經攷

漯水出東郡武湯邑支分于河着與濟相近在兗州

灘河

灘水名出曹州爾雅云水自河出爲灘許慎曰河灘水在宋又曰汳汴水受陳留後儀陰溝至蒙爲沮權音雚歡則灘水卽汳水也禹貢註

東入於泗

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沮權音雚歡則灘水卽汳水也水經

灘之下流入於睢水

漳河

漳水名、亦曰衡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汝縣是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是也、尚書註疏

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是也、名曰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是也、名曰濁漳、地輿志

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於海、唐人亦言

恒河

恒水名、出嘗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滱水、地輿志

薛氏曰、恒水東流入滱、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滋水、又東流入於衡水、非古逕矣　書經註

滹水能獨達於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於海、本道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砅礫、音伶歷則漸遷而東、漢初滹猶入河、其後河取日東、而滹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滹自入海矣　書經註

衛河

衛水名出嘗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地輿志

沱潛

沱水名在成都府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於江禹貢注疏

潛水名在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即今渠州流江縣是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於江地志

洧水

洧水名出濮陽地志云唯水出浦國苦縣雚水卽洧水也禹貢疏

水自河出爲濉濟出爲濟求之於韻洧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爾雅

濰淄

濰水名出琅琊郚箕縣今密州昌縣東北濰山是也
北至都昌入海都昌者今濰州昌邑也地志

淄水名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
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是
也地志

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
揚受之青雖近海肰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

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禹貢

汝水

汝水名曰汝上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

禹貢註

沂水

沂水名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是也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地志

魯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曰沂水一出太公武王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禹貢註

和夷

和水名。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岛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音恒山縣南。屬武陵郡。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

伊雒

伊。水名。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雒陽縣南。北入於雒。山海經

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地志

雒。水名。出弘農郡上雒縣冢領山。卽今商州雒南縣冢領山是也。至河南鞏縣入河。禹貢注疏

瀍澗

瀍水名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卽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寔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雒地志

澗水名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雒卽今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有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是澗水所出至新安入雒地志

滎波

滎。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有云。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滎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卽滎水故瀆。東注浚儀。日浚儀渠。禹貢注疏。

波水名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滍爾雅云水自雒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

夏書註

黑水

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地志

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於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溺諾江皆入於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夏書註

洫漆沮澧

洫水出芮扶風岍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
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洫水焉禹貢既

漆水名出自日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
漆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
沮水　寰宇記

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
又寰宇記云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呼
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

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禹貢註
澧水。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
也。東至咸陽縣入渭。拔渭水自鳥鼠而來。澧水南注
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禹貢疏

弱水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
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弱水
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
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

涇渭

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峭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地志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比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禹貢疏

湖

愚按太湖曰。湖流瀆所隱也。其名各異。曰青草湖。赤沙湖。鏡湖。丹陽湖。明聖湖。龍目湖。白鵝湖。彭蠡湖。鄱陽湖也。石湖。玄武湖。即官湖。馬骨湖。赬鯉湖。太傅湖。洞庭湖。皆湖也。五湖即太湖。以其周五百餘里。故云。又曰。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一名具區。是曰五湖云。

巢湖

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原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

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夏書註

彭蠡

彭蠡。巨川名。古今記載。皆謂今之鄱陽。然其澤在今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鄂州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之流。非自漢入而爲滙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鄱陽合數州之流。瀦而爲澤。泛濫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空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也。夏書註

鄱陽湖

鄱陽湖。一名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饒州南康豫州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

是也。地志

三湖

按淮揚之間。地數百里。中有邵伯高郵寶應三湖。爲運道之所必繇。乃邵伯故亡患也。高郵雖險而越河一舟。遂爲安流。漕甚利賴之矣。獨寶應更險。洪濤巨浪。滔滔湯湯。幾與滇渤等近。又循老堤築長堤爲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險亦平矣。然寔師高鄛之成事而爲之也。孰非瓊山先生之言有以預啟其牖歟

太湖

太湖。一名震澤。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府吳縣是也。地志

太湖即五湖。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周職方氏謂之揚州藪。亦曰具區。漫曰五湖。國語韋昭註

海防攷經國雄畧卷之一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仝鑒定
武榮 鄭鴻逵羽公
世 徽稚音 參閱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海防攷

愚按海倭自後漢通中國朝貢始於光武之初年

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立女子卑彌呼爲王
魏景初來朝獻自晉及隋貢使不絕唐貞觀中因
使臣爭禮遂附新羅永徽初王孝德卽位始有年
號後通中國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宋雍
熙間遣僧大周然與其徒浮海而至自是連貢方
物然其來者皆僧也元遣趙良弼往覘旣發水犀
數十艘襲之皆漂沒無遺

國初遣使往諭因命僧九人隨秩入貢稱臣是年海
沙餘寇犯我永嘉等處始於閩海設備倭官永樂
年來貢弁擒獻犯邊賊因給與勅合定爲十年一
貢倭奴入覲大肆焚刼宣治寇貢相繼正德六年
鄞民宋素卿私附夷人交通奢貨閩浙民爭趨之
嘉靖初使僧宗設使人謙道等稱貢至鄞又使僧
瑞佐宗素卿等亦貢及辨驗勘合謙道等遂於城
中掛甲攻瑞幸得奔活上命造船賜放還國自後
通奢之人日盛海賊陳思聆據橫港徵賊許二據

雙嶼虎視海上爲中丞朱紈敗之乃惧匿去募下
王直號五峰多機畧人推服之移駐浰港以毛海
峰爲子分領黨衆壬子夏寇黃巖掠金帛器物獨
不犯通番之家癸丑甲寅連犯閩浙殆無虛日百
姓流離四方騷動撫臣胡宗憲以計誘誅之萬曆
壬辰倭權臣平秀吉使將侵朝鮮據八道掠王子
屬國請援師甚急乃命侍郎宋應昌往經略戰守
事宜而用兵不解倭以賊去夫日本國四際皆海

乘風入寇杳不可測總其大凡恒在清明後前乎
此風候不常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重陽後風
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倭復不利故防
汛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沿海諸鎮
有廣東福建浙江南直淮揚登萊遼陽凡七足以
防勦是皆今日海防之切務所當商確者一也

海防

今夫蒙目捥腕而談者當無踰於東事矣東
事一日未靖則朝廷左顧之憂一日未紓

主憂臣勞。此忠義所爲日夜兢兢而未遑寢處者也。顧縣陸而言則在在有金湯之固。籓籬之限矣。而汪洋瀚瀕之區。亦夷虜之捷徑也。適者守旅順。守天津。守通州。守山海。樹四重臣於四衝。而以一經略統攝之。非不稱善矣。然守非四塞之固。不謂之守。則大海之防。烏可不亟亟也。若猶似往者旁觀衆而指點多。使當局莫知所歸。抑未鑒夫議論未定。我已渡河之轍乎。

大海汪洋。波濤萬里。海國產魚鹽之利。東南駕不飼之馬。而海之爲國利大矣。茅防禦匪善。則倭與寇往往緣之矣。夫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舟不若也。故南當扼之於海。北當夢之於陸。扼之海。則沿海島嶼。宜廣設所。而今反禁人畊種。說者徒藉口　國初厲禁不知　國初愚民向內之意未堅。往往縷倭以掠乎中國。故湯和徙之令二百餘年。漸漑厚德。驅之猶不肯向倭。可同論乎。北方利用陸。宣廣開水田。變斥鹵爲良畝。築堡成守。倭至。則以材官如林蹂踐之。箕不勝矣。禎朝奏疏

萬曆壬辰倭之權臣平秀吉侵朝鮮。援入道。掠王子。

國請援師甚急特遣經略以往通關白老死兵得息
事蹟考

制倭于內不若禦倭於海士卒入海效死莫逃一也
洪艟巨艦勢易凌賊二也毒藥火罷且戰且焚三也
賊載水而飲不能閱久待鹵四也誠能守馬蹟諸山
以控揚守大堵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山制賊往來
之衝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奏疏

海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也　許氏說文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名曰百
谷王神曰海若　博物志

東海之別有淇海員海　扶桑在碧海中有蓬萊周五千里山外有員海水色黑故曰淇

山海經有岐海幼海少海南海之別有漲海　貢獻皆在漲海出入　交趾七國

西海之東小水名海者有蒲昌海　一名鹽澤在廣三百里

蒲類海　在西域東北

青海鹿渾海潭彌海陽池海　皆在羌山

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者有渤澥
之西

海伊連海秘渠海　皆在匈奴單于之域

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

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中國名曰赤縣。丙爲九州。中國外亦爲九都。有大海環之。猶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其外。此爲八極。而天下隃焉。〇十洲記

處嵎夷之正位兮。同邑號于穹蒼。包納汚之弘量兮。宗廟之紀綱。總衆流而臣下。爲百谷之君王。王粲賦

五湖同浸。九江叢溉。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渚迤遞以疏屬。島嶼綿邈以牢羅。孫綽賦

國初有衛所軍。無別兵。有指揮千百戶。無別將。無論城陸皆軍。卽烽火小堠。南日浯嶼同山水寨之間。亦無非軍也。而統于各衛之指揮。至嘉靖四十二年。撫臣改設總兵。戚繼光題復舊例。海寨復設哨馬槳船四十餘隻于二寨中。分二哨屯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近要緊港灣。則分哨以防內侵。又于道里適均。海洋定爲兩寨。會哨之地。北抵浙之金盤。南抵廣之枯木。將卒呼應戈船相望。萬曆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委分守張鼎思。都司鄧鍾躬閱信地。復請

添設會山海壇眉州浯同玄鍾霜山台山彭湖諸游于一寨之中以一游兼之錯綜迭出雖大洋旁灣無不搜焉昇平久而額軍額船與夫舊制千百等官足兵編鄉兵又集漁兵業與軍而五矣夫昔之爲軍者不踰城市會哨之法遂杳然矣至因而選民兵募客一而可以殺賊今之爲兵者五而藉愈虛賊愈熾談海事所以長太息也按舊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核之籍民兵客兵而簡練之鼓鄉兵而勿以官警

援之復徵沿海四十二灣漁兵之蚤覺者厚其犒餉令偵賊所在如職舊同官魏呈潤所陳烽各邊夜不收例以爲海上耳目而預制之皆今日不俟再計而決者也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詔絶倭奴貢獻而遣信國公湯和經畧海上設有四衛十州爲正兵空御于中又設五寨墩臺數百爲游兵哨守于外有黃奇等二旅洪淡等四十二巡司弓兵安邊等八捕盜民壯共爲協守巡以海道防以府僚樓船千號士

馬萬羣平居畫地以自守聞警合力以進攻蓋眞星列棋布犬牙相制洋洋富強之大都也不意陵夷至今貼駕之軍變而折銀則汛軍始不下海而衛所郎爲空設洋哨之船發而守陸則汛兵亦不下海而寨遊又爲空設士馬既屬乎烏有樓船盡歸于子虛而但倚一手一足爲海上長城可乎哉　王家彥疏

祖宗五寨三遊之舊制畫地分汛以相應援臣按祖制如漳州銅山寨南哨至洪淡汛司北哨至東鎮洋又于舊轄玄鍾所增游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澳寨領以把總南則哨至舊浯澳北則哨至大胙山而又於南路設副總兵鎮守起祥芝直抵廣東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則哨至沙灣北則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游兵哨觀音葫蘆等澳以爲小埕之南藩一曰福州小埕寨領以把總南則哨至白犬山北則

哨至西洋山舉鋒火會哨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
鰲灣直抵泉州祥芝之信地一日福寧州烽火
門寨領以把總南則哨至小西洋北則哨至官澳會
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參將兼轄起
福寧直抵寧德縣瀝澳之信地以此觀之寨游之設
禦寇之備　太祖神謨信國遠畧至周至精後世
策閩事者豈能加于　太祖信國之上哉
無能曰天下事之壞也皆起于不知世務之人敢於
自用罔作玳　祖宗舊制紛更之愈更愈壞愈壞
愈更遂至一壞不可收拾二公之言復古大有造於
吾閩故録之於此　録閩撫鄒維璉疏
海之有寇也譬若秋林墮葉旋掃旋有柰何以一日
之安忘百年之計職熟思得其槩一曰擇將閩海固
稱盜藪而養癰待潰皆原將官狼狽夫時罕頗牧安
望全才只須得其果敢有爲者到地方寔心佐事而
事事以咨臬爲前車無貪賄而掊賊之侮無貽堂而

釀賊之成無張皇而助賊之威無虛愜掩餙蓋已之失以釀賊之亂從前陋習翻然洗滌而耳目頓肅旗鼓猶然不靈者吾不信矣

其一曰精兵沿海一帶星羅基布寨有寨兵遊有遊兵營有營兵何須召募但須行伍之充寔無減額兵餉而使邪氣日盛正氣日衰約束之嚴無使我兵爲盜兵而勇于接賊怯於禦賊訓練飽騰處處整齊彼此聯絡首尾互應振作數年而謂賊強兵弱者職不信矣

其一曰除民害人非大奸大慝豈樂於爲寇而勢豪地虎實有以驅之應責地方有司嚴爲禁戢無受獻以迫溫飽之良民無規利而窘貯販之窮民無掊納匹叛而囹不執之奸民無縱放鷹犬沿村打詐縱奸以剝良逐窮民而爲盜有發覺者有司即聞之撫按勿徇情勿畏勢執法定罪使單寒吐氣而室家宴然如此而謂人不戀土居躭溺於黑風白浪之中者職

不信矣

其一曰定應援浙閩粤三省連界然從來大寇繕罷爲粮皆取給于粤而流毒於閩且其人半皆惠潮之無賴也閩粤相關尤爲喫緊倏共越閩而流突於浙蔓難除矣自今以往應著爲令凡有竊發閩越地方官功則同功罪則同罪無同舟而等越人之視無貪功而借隣國爲聲援而甲兵列之紙上陰以殲賊而寃竟總歸烏有休戚一體呼之輒應南北夾攻無勁不摧謂合兩郡全力而不足以制幺麽小醜者職不信矣

禎朝奏議

愚按遼陽海防視閩浙爲稍緩遼地負山阻海北隣沙漠北有遼海三萬瀋陽鎮嶺之統於開元者足以遏虜之衝南枕滄溟有金復海蓋旅順聯絡海濱者足以防倭之劇遼陽沿邊守備既定爲五路分守應援亦爲得策今沿海衛所亦得如遼陽分一之制令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盖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

金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當事者遇秋汛則防邊爲重防海次之春汛則防海爲重防邊次之則邊海俱有賴矣然後繇閩廣以至浙江南直繇江北以至山東遼陽嚴搜接濟之徒羅守要害之地練水兵操戰艦精火器下令沿海守備以守外海爲上守內海次之水戰爲上陸戰次之以賊不登岸爲上登岸戰勝者次之則萬里海防可以免鯨氛蜃霧之憂剥寨焚城之患矣遼陽志

倭寇之作嶺嶠以北達於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者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於鞍馬而不便於舟楫無過乎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焉耳然邇年青齊之兵多爲所據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愚觀山東諸郡民性強悍樂於戰鬬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騎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慮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難於隄備耳

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勵庶幾其無患乎雖然倭船至岸而後禦之亦末矣孰若立水寨置巡船制寇於海洋山汐策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繇此路矣

自金復東亢並海抵直沽走登萊而北出淮揚南連吳會盡吾肩背咽喉心腹之地倭無不薄我無不備今天津永平增險增城未幾輒罷不憂蔭庳五島之舸艦挾風濤而抵乎無人之境翫寇而輕京師甚矣

奏議

山東海備則有登萊登萊二山凸出於海如人吐舌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曩昔登萊海警告寧然淮安屢被登劫自淮達萊片帆可至

犯淮者犯萊之漸也故卽墨一所較之二營尤獨爲要以大嵩鰲山靈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之故耳又聞登萊海洋亦與浙福異其危礁暗沙不可勝測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我之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金嘴石倉廟乃賊之所必避我之所當遠者也今若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倭來則拒倭聚則攻則海防亦可云有備矣

登萊

江北海備與浙福殊不同水戰少而陸戰多也淮揚所在要害之處冝莫如狼山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胸山據淮海之首鬱洲嬰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此皆沿海之要害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以出入最便逼近揚州也曰北海以其通新挿港有鹽徒聚艘艘也曰廟灣以其爲巨鎮可通

大海口也往者議欲添設把總三一任新港一任北海一任廟灣又設陸路遊擊一任海安鎮東以控扼狼山通泰西以捍衛揚州此江北海防大略也

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隄防爲難

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益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愚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蓼角嘴以抵姚家蕩綿延三四百里餘安豐等三十六塲俱在腹內不爲要害要害之地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裡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塲也蓼角嘴呂四塲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港金沙塲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塲出入至近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遊擊一

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江北淮揚海防志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而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遥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爲腹心憂巨海梯航快風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即擣吾腹矣視江淮之師雖列有萬各監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海防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於長江之口僅可爲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於四明之海濱僅足爲四明之備其於京畿海門勢甚遼遠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翅百里定州抵浙江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之要害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州豫於京東造舟泝與求言海道當防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

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爲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乎。葉義問爲報謙使回言。今江淮旣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夷。食海之利。能役使舩戶。若襍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害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軍阨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古今議論參

南直海防。惟松江蘇州。其吳松所係水陸要衝。蘇之咽喉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咽。可以阨長江之險。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則守之川沙而南爲南滙所。則守之南滙而西爲青村所。則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則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守南直者。此其大要也。

蘇州爲畿輔望郡。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

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逕道往因不能禦之於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殘其禍慘矣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窟者各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兵之統領又於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參將以爲水兵之領袖又於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冶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土著之兵可調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僱民間私船反

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蘇松海防志

浙江守禦則有六撝金盤總守海港者寨凡五守海岍者寨三十有二守海外者自大嚴頭山海島玉環山霓嶼南龍山南鹿鳳山凡五獨南鹿鳳凰山嶼濶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

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寇穴也松海總其守海港者七守陸路者八健跳城三面阻山皆峻嶺東面皆巨海若非兵船預伏探哨寇舶卒至何以禦之故健

跳戰艦之設不可一時而不戒者也昌國總其沿海設備者六海中設備者十五定海總其沿海設備自定海至大嵩灣凡九海外設備自舟山螺峙巡司至沈家門寨凡十二攷海總守海岍者十守海港者八海寧總自海岸設備者十海港設備者三自東關外龍王塘至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平湖之門戶也備浙江者使六總之兵聯絡策應不爽頃刻則倭自不敢落帆海上矣定海之外海中

有金塘玉環諸山皆可屯田約歲可收米十餘萬石然此議至今未有舉行者當事者或卓有定見募民耕之亦可稱石上屯田當事者熟計之可也浙東海防志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輔車相依之勢故初制責浙江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彼已畫地有限責任相聯此廟謨之所以爲善而海防之所以爲固也愚考海中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繇下八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乎蘇松如遇正東風也必繇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如遇正北風也必繇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温台三途竄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百戶等船往來會哨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

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甦然孤懸外海曠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沙門之類而後得覩我兵虛實以爲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爲里者四爲纍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衆不待取給於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繇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爲可巢者往年破其登據幸難驅除可以鑑矣我

船相會北則馬墓兵船哨至蘇州之洋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其在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浙江之馬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茶山而與江北之兵船相會諸哨絡繹連如長蛇群力合併齊如扛鼎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逐寇船於一時殆將靖寇患於無窮矣福浙聯界信地攷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區畫周密獨於舟山似有未妥者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獲寨皆浙東

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
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
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
舟無處不可登洎設乘昏霧之間假風潮之順襲至
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籓也必脩復其舊制
而後可浙東舟山海防志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朋子金塘大
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
也灘山澝山洋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
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
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繇之
道也海防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
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閘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
也至洋山馬蹟灘澝衢山等處交於直海而止陳錢

中定安尤險郡邑封疆反四面而環列占城暹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掠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之要害也

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堠瞭戍指揮部軍統轄之名曰備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寇望幟而知有備然黎防之制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置營戍

為浙直分艘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復於浣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中界也則浣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為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為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參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

事久廢弛。元有烟鑑不可不戒也。近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諸崖。駐設黎將。事雖大定。而險終在黎。未爲吾有。議者欲於羅活峒據以重兵。遲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隣於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斷其往來竄伏。更於黎衆民稀如感恩者。繕城郭甲兵以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瓊州府志

愚按倭奴入寇之路。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繇對馬島開洋。南至流球也。必繇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

勾引夷船。繇浙而下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艘。有難於卒殄。此夷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

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閩浙東粵信地攷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寇閩要衝。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大地情勢。自西北而東南至於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尤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二面之海倭舶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中

左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秦嶼羅浮官井洋胥屬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福寧州海防志

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小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門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南日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銅山水寨.設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其哨有二.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

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縣北而哨南則烽火
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
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
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於此福洋備禦信地
攷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澳
雲盖寺走馬溪乃番船始舣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
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
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浯嶼外浯嶼乃
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
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
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料羅烏沙乃
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
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
圍頭峻上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
海有深扈福全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

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趨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隧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舶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況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海巡志畧

倭奴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繇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財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向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

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

桅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炤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
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
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探捕之
船則計其令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罷物乎其同也
魚蝦之外有無裝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
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設法如某
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
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逼夷

議

當今之計民之未流者宜急為賑給慎擇守令以綏
定之其已流者宜倣前代故事遣使犒勞稽察藉其
名數量遠近以酌僑寓多寡之差不至聚一方土
流仇疾耳其有欲歸故土者稍給口食為之傳置
國恩寬貸則中澤之民思歸者必多而江南庶可少
安乎夫江南非無事之地也賦重而貨殫潮海之藪
多隱民魅魅俟我之隙不此之務天下亦將紛紛何

時定哉。徐孚遠策

今海上之隱憂，不在倭而在盜，亦不在盜而在民。銅陵中熱，泛蛟宮而趨利若鶩，金穴薰心，涉鯨波而走死如鶩，況我有通縱之奸。誰不掛天外之帆，彼有主使之具，孰不生通倭之想。自非嚴我海禁，務絕勾引之門，吾恐內患與外患交作，奸民與倭警互乘，其何以得拔本塞源之要耶。

一曰官兵疎縱，汛地空寒，衰草一任楊帆於月夜，防守只類塗羹，惟聽出入于波濤，巡緝者不促番而送番，防海者不捕盜而縱盜，則何畏而不作奸航海也。

一曰罷具不堅，舟楫止供迎送，誰爲使馬之堅，罷械等於秋蛻，孰是剸犀之利，經年淺閣，易歲修造，則何懼而不作奸航海也。

一曰巨豪窩匿，魯朱之室何多，恒隱死而藏亡，鄭白之徒何巧，每居奇而發本，二天可恃，三窟足全，則又何樂而不作奸航海也。

誠能私造私藏者殺毋赦容奸作奸者殺毋赦堅舟師練將士或當出入之要窟而擁艘擊柝或當聚匿之淵藪而又必列屯置戍若夫屯軍於必經縣之路則奸人不能飛渡而南防不如是不容也夫然後兵自緝心於防禦盜自惕志于法網鯨波之吹煽庶幾永清矣 掛印先資

愚民走洋只爲利耳禁之徒爲防海者設一壟斷昔有開洋禁因稅可以餉兵之說開禁則走者多走多則利薄而走者自少此不禁而自禁也而況有稅耶其如當事者之不擔何哉今天下事壞於不擔者多矣洋禁何足論也 洋禁確議

廣東備禦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守惠潮之要害據三路之上游則屯門虎頭門等舉賊不敢留中路有香山成兵則峽門零丁洋奸徒不敢接濟西路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成兵則鴈門寨門等舉賊舟不敢

停遲。三路有備。廣東自可高枕矣。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諸番。中路東莞等縣。水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潮。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祕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於中路。亦莫便於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令則各宜增益。而栢林爲尤甚。蓋栢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猝達。寇得乘虛而入。栢林危矣。無栢林。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掣班。必以栢林爲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互爲聲援。庶保無虞焉耳。嘗聞南洋灣鄉夫在於東路。屢勝眞倭。烏艚船子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也。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閉。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

椎牛釃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猶未也。沿海港口。賊舟何處不可衝入。斷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米。餽之衣服。餘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海防者。不可以不知。粤海沿涯信地攷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群之

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洋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沇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倏忽安危叵測。燕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藉以覘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縱來

賊之罰。嚴於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僇力用命。以遏海寇於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江浙分戍海防信地攷

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而危。陳緝捕之謀。能不有賴於相須乎。愚考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刼。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繇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使之來。必繇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繇薩摩。或繇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繇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艘。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温州。或繇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礬壁下。陳錢分艘。或繇洋出之南。而犯臨觀。

犯錢塘或繇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東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讎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安得而主之哉今欵禦倭當取法於梅林公星布水戰截其往來多延智士聞其所親時出哨洋撓其登岸厚賞將士鼓其敢勇倭縱驕悍必不能特久暴中以自老師其成擒必矣。東倭志畧

海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一終